

## 美滿

增田診所 曾仁宏 醫師

回想美滿的心路歷程，才深切體會出什麼叫無力、無奈與無解。

姓名學向來強調，名字取的好壞，決定一個人的一生，這點我不太認同。個人反倒認為，其實"個性"才是左右一個人命運的關鍵，決定著一生的快樂與否。

美滿住家離我診所兩個巷弄，由於進出市場每每總要路過診所門前，但卻不曾因病痛進來看診，以這地區上了年紀的老人們而言，她可說是漏網之魚，所以充其量只算有過照面之緣的鄰居，直到有一天……。

那是一個炎熱的午後，陪著她前來是我的一位舊病患。秀琴，這位歐巴桑向來心直口快又大嗓門，不但包打聽又帶有雞婆性，社區裡誰中風，誰過世她比里長還清楚。但有時熱心過度惹來嫌惡卻不自知，傻大姊的個性但卻能悠遊在自我的世界裡而怡然自得。說來也是一種幸福哩！

「我硬拖她的，不然她還不肯

來咧！」一入診間阿琴就高音量的嚷叫，邀功似地唯恐我不知般，以她大刺刺的個性是不可能體會她人的不自在，更不用說我的感受。本來醫病互動就應如兩性關係，"信任而兩情相悅下"才會長長久久，如今突兀地，拉一位心不甘情不願的病人來，說實在的我也很不是滋味。但有時世事就是如此，雖莫可奈何但該有的修養或醫者風範還是不可少。

「有什麼所在麥啲好？」職業上慣性地問，納悶的腦子卻訝異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看著美滿不自然的眼神，眺望一旁的阿琴，意味著妳拖我來，還是妳來說。

「啊哆…下身咧痛！」

「下身？妳應該去找婦產科呀？怎麼來找我？」

行醫30年也曾當過半年婦產科住院醫師，接生過百位產婦，什麼形形色色沒看過？但對年過半百的老嫗攜伴同來，言行扭捏地猶抱琵琶



髻半遮面，說真的還是好奇多過不解。

「什麼地方，方便讓我看一下嗎？」但話一出口，瞬覺不妥。望著她一襲連身合適的洋裝，說實在要她上掀也不雅，下脫更是不便。但回頭一想，也實在是x0xx又不是年少不經事，明知要來看診，理應換個短褲或寬鬆方便的衣著才是，莫非擺明不給看，要我隔簾看診，憑想像開藥！只好在護士引導幫忙下，折騰了好一番工夫才就緒。原來是在會陰肛門交界處，有一2公分大左右的傷口，已長有新生肉芽組織，由於臨近易污染處，患部自己又看不到，應是拖延一段時日，又諱疾忌醫下自行亂塗藥的結果。當下先說明情況，讓她了解清創的必要與後續換藥的重要性，同時檢測血糖確定糖尿病的有無。

隔天回診時，輕鬆有笑的臉龐，顯然痛已減輕，至少不再像昨日的坐立難安。換完藥後興高采烈地談及昨晚一夜好眠，焦點不在原先的傷口，好像認定傷口痊癒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，此時她在意的反倒是睽違已久的好睡眠。我說應該是長久以來傷口的不適或是時而微發燒下導致她睡眠障礙，這是我當時主觀的認定與解釋。然而現在回想來實在是失之偏頗，怪不得當時

聽完我的解說，美滿欲語還休，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，那個表情好像就是我不懂她的心？心事！。

不久，阿琴因高血壓需處方藥跑來就診，談及那天押美滿來一事。話匣子一開，「你有所不知她尅有多匪類！不但愛喝又愛賭，阿滿給凌虐到真不會講，尤其酒一喝，什麼瘋話都亂罵。實在是足不值得哦，阿滿！尤其錢都是伊一個人在賺，那若要是我，早就把這種尅Get Out了，不過說真的，我尅才沒那種膽哩！」

聽她說地口沫橫飛，義憤填膺似地，顯然兩人私交極好，才能分享婦道人家互相的哀怨情愁。不解的是兩人性格差異大，一個是靜靜沒話沒句的，一個是話多的像貓毛，卻能如此過從甚密，我想應是疼惜與投射作用才會如此match吧！後來才知道原來美滿縫紉佳，擅長設計手藝又好，尤其是做女性內衣廣受好評。早年找她做尚需排隊，生意好到不得了，阿琴與她是隔壁庄之緣，總能有走後門的特別待遇。「嘿是好加在！阿滿很會教孩子，三個後生很孝順，每月都給好幾萬的生活費，又為兩佬在觀音山附近買了一間別墅，還私下請了一名外勞照顧她們。論真來講，若她沒這隻老猴在魯氣，算起來阿滿是

足好命的。講的是入木三分，一副羨慕的樣子。但話峰一轉，好管閒事的舊習又復發了。

「對了！阿滿那個．．．，干是她先生猜給她的嗎？我絕對不會四處亂講。

「這種代誌牽涉醫病的隱私，連問或討論都不行，再講下去萬一被告連妳都有法律責任。就是有這種土直的人，連這種無俚頭的話她也問的出口，我實在輸她多多。當下知道要杜其悠悠之口，除了需故意講的嚴重外，一定要語帶威脅，否則流言四竄那還得了。而這麼敏感的話題，又來自無關第三者的詢問，有時我雖這麼說，但聽者又不以然地那麼想，勿論答案的是與否，這淌渾水還是要閃遠一點。

從那之後，有好長一段時期沒有看到她們倆個。有一晚快休診時，阿滿突然跑來希望拿安眠藥。原來上回有恙傷口嚴重時，她的丈夫避之唯恐不及下，總算給了安靜的空間，如今年輕以來的夢魘，睡眠的被干擾又一再的發生。原來問題的癥結來自她先生，無解的是自私丈夫的心態，所以問題並非分床分房這麼簡單，所以當她有心無意透露安眠藥其實是兩人在吃，尤其「把藥參落酒，足夠力地讓他不再吵！」讓我總覺不妥，勸她應慫恿

先生去看性功能"障礙"才是釜底抽薪的辦法。鄉下人的古錐就是這樣，直說「除非天下紅雨」並率真地招認，的確有過念頭要把他閹割，讓這種自私又大男人變為"公公"，我聽了真的笑不出來。

說謹慎也好，也或許是我多慮，總有一股不妙的感覺。但就像阿滿說的，「向來以自我為中心這麼自私的大男人，睡不著是妳家的事。」那枯槁目光所透露的死心，參雜著無助又莫可奈何。所以當美滿說要上觀音山避暑，能否多給她額外的劑量，以管制藥重重限制的理由，我委婉地拒絕了她，因為萬一"現代公公"一事成真，上了頭條。伯仁之所以被閹肇因於我的藥，說實在的我也難疚其責，但顯然早已痛心疾首的阿滿，內心已另有盤算。

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，好長的一段時間沒有阿滿的消息，直到那天下午．．

「嘿！阿滿她尅被捉去關了！」那天阿琴突然跑來，開口沒頭沒腦就冒這麼一句話，起初我還以為聽錯。

「到底被關是阿滿？還是她丈夫？」

「丫哆！性侵外勞當然是她尅囉！聽說外勞有用手機照相，鐵證

如山賴不掉，加上又是累犯。」阿琴一股腦地道出，好像是旁聽席上的書記官一樣鉅細匪遺地陳述。剛一聽到，的確有震驚的感慨，但也慶幸被關的不是阿滿。

「唉啊！性侵外勞．．，那會這麼嚴重哪？」，「阿香又沒女兒可以陪伴她，實在是．．真麻煩了！」

「就說嘛！也太大意了，明知她枉素行不良，還敢放那隻老猴與外勞兩人在山頂尾溜，洵講嘛也出代誌！」

「雖然是自作自受，但此時再口出惡言，落井下石終非厚道。但一想到阿滿，老來孤家寡人自己一個，就．．，總是要靠妳有時就去陪她聊天，心情也比較地不會鬱卒。」

「嘿！那你就錯了！現此時阿滿她丫，眉開眼笑地每天足快樂，都不用吃安眠藥了，這是她偷偷告訴我的，我只讓你一個人知而已喔。」

「啊！是這樣哦？！」恍然大悟下，腦海浮現出阿滿最後一次看診時，那堅毅抿嘴的下唇與詭異出神的眼光，印證著阿琴口中阿滿出乎意料的言行。顯然多年蒙受言語的暴力與精神的凌虐，那壓抑了四五十年的鬱悶與愠怒，是足以讓她蘊釀、計劃與構思這不著痕跡又投其所好的陽謀！」

只能說好個，「請君入甕」啊！